

**引子**

冬日的哈尼梯田，一日不同景：早晨，云雾飘渺；午后，蓝天倒影映入田间；傍晚，夕阳为细密的田埂镀上金边。

在云南省东南部的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，千百年来，各族人民在哀牢山余脉上一锄一犁共创了一道农耕奇观——哈尼梯田，总面积约百万亩。梯田大者面积数亩，小者仅如簸箕，依山就势，层层叠叠。梯田级数最多多达3700多级，层层累积2000多米。

哈尼梯田是“森林—村寨—梯田—水系”四元素同构的传统农耕体系。村寨上

方多是山，山上茂林成片；产自村寨的农家肥，成为下方梯田栽培红米稻谷的养分；水流从森林缓流而下，穿过村庄灌溉着梯田——这，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。2010年，哈尼梯田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选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。2013年，

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。

哈尼梯田有何奥妙？灌溉用水从哪里来，又如何合理分配？面对农耕转型，如何提高群众种粮积极性，让古老的梯田永续利用并焕发新机？记者攀上层层梯田，一探究竟。

人民眼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

云南红河州多措并举力促哈尼梯田永续利用

千年古梯田 焕发新生机

本报记者 徐元锋

“林—寨—田—水”四元素同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

欲进阿者科村，得先下车步行一段老石板路。路旁随处可见翠绿的高大树木，树下是一栋栋石墙茅顶的“蘑菇房”，村里妇女纺织、孩童嬉戏……阿者科村位于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，地处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区，是5个代表性哈尼族村寨之一。

哗哗的溪流穿村过巷，奔向村边层层而下的梯田，一路淙淙流入田园，然后扎进山脚的江河。一旁的村民高烟苗出题考记者：猜猜这股水是从哪来的？

水是阿者科村后山上来。沿着溪流溯源而上，经草野进密林，攀爬3个多小时后，来到东观音山郁郁葱葱的水源地。高烟苗说，当地有个说法，“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高”。

哈尼族谚语云：“有林才有水，有水才有田，有田才有人”。哈尼人敬畏、爱惜一草一木。“村里对滥砍滥伐水源林零容忍。”高烟苗说。

“哈尼梯田完美地反映出一个精密复杂的农业、林业和水分配体系”，这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红河哈尼梯田的评价。

说哈尼梯田“精密复杂”并不为过。拿水量分配来说，当地长期沿用木刻分水法。

“自古以来，哈尼人修沟造渠，引高山森林中的泉水灌溉梯田。水沟开挖工程量大，需要农户联合一起挖，之后按照出资或投工多少核定每个村寨、每户人家的分水量。”红河学院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红樑教授介绍，分水选用板栗树、黑果树等坚硬木料，在上面刻出宽窄不一的凹槽，置于水沟分叉处，分流着子水沟的水量，投入多者水流大、灌溉足。

山上大片森林是丰富的资源库，山间村寨是生息繁衍之所，村寨下的梯田连绵不绝，水系贯穿其间，集自然与人文景观于一身。“哈尼梯田‘森林—村寨—梯田—水系’四元素同构的生态系统，印证‘山水林田湖草是命运共同体’。”元阳县梯田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朱文珍说。

红河州法定的梯田保护范围涉及元阳、红河、绿春、金平四县，生活着哈尼族、彝族、傣族、汉族等世居民族。广袤梯田孕育出的四季生产调、哈尼族多声部民歌、乐作舞等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从高烟苗家里出来，10分钟就走到了他家梯田。

稻谷每年10月收割完毕，从11月到来年4月，是放水养田期——梯田土

壤砂质成分高，一旦干涸容易崩塌；一家的梯田损坏，会带来连锁反应。为了保护梯田，村民每年秋收后都要修葺田埂。

在田埂上蹲下，高烟苗一指给记者看：这是小鱼、螺蛳，那是泥鳅、黄鳝正钻进泥土，你再细数田边的草类，有10多种……

这方不施化肥不打农药的红米稻田，本就是一个多样性的生态系统。“梯田红米只是统称，其实有几十个品种，不同的稻种栽一起才不容易得稻飞虱等病害，梯田边留什么草防虫，老祖宗也有规矩。”朱文珍说，“梯田彰显了传统农业的智慧。”

面对活态保护课题 因地制宜实施综合治理

哈尼梯田农耕有其独特性：地块层层叠叠、大小不一，难以机械化耕种，土地流转不便大规模推开；在遗产区，种植品种和农药化肥使用被严格控制……

“保护和发展好这样庞大且活态的遗产类型，我们面临诸多课题。”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局副局长杨沙斗说，哈尼梯田既是风景区，也是生产区，还是生活区，是活态的遗产，每天有几十万人活动中。

梯田保护既是活态的，又是综合的，涉及农林水、生态环境、自然资源、文化旅游、综合执法各方面。近年来，红河州推动地方立法，成立以州长为主任、州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四县县长为成员的哈尼梯田保护管理委员会，因地制宜实施综合治理。

在元阳梯田老虎嘴景区，13根防滑桩正夯进泥土，最深的有30多米。2018年6月，老虎嘴梯田观景台右下方发生山体滑坡，损毁梯田170多亩。当年10月，当地开展“千名梯田儿女共守千年梯田”治理行动，1000多名当地村民志愿来理水沟、锄杂草、搬石头，恢复梯田。朱文珍介绍，文物部门预计投入1900多万元实施梯田地质灾害治理。

在红河县乐育镇桂东梯田，5年前改种甘蔗、木薯的400多亩梯田，如今又恢复了稻作。针对哈尼梯田水田变旱田或改种其他经济作物等问题，有关乡镇成立复耕工作组因户施策。对无劳力的农户，为其聘请农耕能手无偿修复，或流转给种田大户种植、管理；对有耕种能力的农户，则无偿挖翻、平整、灌水恢复后由其自种。截至目前，元阳县恢复了515亩，红河县恢复了580亩。

水是梯田的灵魂。现有梯田沟渠

多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，85%以上是土沟渠，遇到滑坡塌方易断水变成旱地。另外，因资源型缺水 and 工程型缺水并存，梯田的面积可能缩小。杨沙斗说，财政投资7000余万元在遗产区建设水利工程，惠及农田灌溉和5万多人安全饮水。

朱文珍告诉记者，目前遗产区共有200多名传统“沟长”，过去都是农户凑谷子作为其日常管护沟渠的报酬，但因补偿过低，影响“沟长”积极性，政府正筹资逐步把他们纳入公益性岗位。

森林是梯田的“天然水库”。近年来，哈尼梯田遗产区植树造林25万多亩，申遗后森林覆盖率提高了7个百分点，达到70%。如今，遗产区有120多名护林员，日夜守护着茂密的森林。同时，建沼气池、改节柴灶，推广太阳能热水器，降低当地群众对薪柴的依赖。

为保护遗产区村寨传统风貌，近年来红河州开展综合整治84次，拆除未批先建、少批多建的建筑200多栋，还实施了15个村庄的污水和垃圾垃圾处理项目，投资1000万元建起4个垃圾热解项目，哈尼梯田核心区垃圾净化百分之百覆盖。

朱文珍说，对应哈尼梯田“森林—村寨—梯田—水系”四元素同构，梯田保护也是系统工程，申遗以来，各级政府保护上累计投入的资金不下15亿元。

2015年，第三十九届世界遗产大会对哈尼梯田保护作出评价：赞赏缔约国为推进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而形成的结构化措施，尤其是为提升当地农副产品价值、推动传统实践所作出的努力。

守护农业文化遗产 激发村民耕作积极性

红河县宝华镇嘎他村村民郭武六骑上摩托车，带记者去他家的养鸭基地。一到嘎他村，眼前豁然开朗：四面青山围住的洼子里，小河弯弯流淌，片片梯田映着蓝天白云，三五农人正在悠然地放鸭子。

这片养鸭基地以红心鸭蛋出蛋率高出名，入冬之后直到犁地插秧以前，所产鸭蛋一半以上蛋黄呈红色，腌制成的咸鸭蛋通红冒油，供不应求。传统上，嘎他村有“四好”：红米、鸭蛋、茶叶和黄皮梨。如今最火的是鸭蛋，一枚能卖5元。

嘎他村成立养鸭合作社后，郭武六担任理事长。他说，之前村民不太会算细账，也缺乏鸭蛋销售渠道。“鸭子养了3年后进入产蛋高峰期，再住后就走下坡路，而村民养鸭常常一养就是七八

年。”合作社指导社员科学养鸭并提供资金支持，还为贫困户社员免费提供鸭苗。嘎他村820多户村民，如今有200多户是养鸭合作社社员。

郭武六说，养鸭基地实施稻、鸭综合种养，嘎他村的红米也因此成为绿色食品，订购价每公斤20元。他家2015年建了养鸭基地，2018年还办了红米加工厂，每年卖四五十吨红米。“过去光种稻米，收益低，现在稻、鸭综合种养每亩能收入六七千元。去年鸭蛋产量偏少，我们合作社仍卖了10万枚，收入50万元左右。”郭武六感慨，“保护梯田的希望在于让村民多样化增收。”

高烟苗给记者算了笔账：梯田红米生长期200多天，亩产200公斤已算不错，而梯田管理的传统工序有20多道，挖地修渠、“三犁三耙”，以一亩地20个工算，种植稻谷其实亏本了。他说：“收稻谷最辛苦，从谷底背着六七十斤的袋子一步步爬上来，要用一两个小时。”高烟苗成年后去外地的煤矿打工，宁愿背煤也不肯种稻，因为矿上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。

在阿者科这个480多人的哈尼族村寨，曾有170多人在外务工，近在个旧、蒙自，远到昆明和东南沿海城市。

保护梯田，提高村民种田积极性是关键。“群众是梯田保护的主体，这么大规模的活态遗产，耕作就是保护。”朱文珍说。

红河州把红米列为重点发展的农产品之一，2019年推广红米种植近16万亩，亩产值由原来的不到1500元提高到2600多元。同时，红河州推广“稻、鱼、鸭”综合种养模式近20万亩，亩产值近6000元，受益农户5万多户。

“梯田红米的走红，既是意料之外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卖红米已经10年的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鸿文说，头3年是他经营困难时期，梯田红米知名度打不开，还被消费者抱怨米不好吃。

“红米是老品种，营养丰富，但口感糙，最好兑着点白米煮饭。”沈鸿文解释。如今，生长期长、产量低、卖相不好等特点，反而成就了“网红品质”，“订购的人越来越多，老品种焕发了新活力。”

奥秘在于古法制作。记者在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碾坊里看到，流水带动碾米机，公司员工普正明祖传的碾米手艺派上了用场。他把70公斤谷子倒入碾槽里，反反复复脱粒两个小时，又摇动风车吹掉谷壳米糠，变成了50公斤大米。

梯田米受到大城市客户追捧，供不应求。公司和农户签约，以每公斤6元保底价收购红米。如今，订单种植面积达3万多亩，其中1/3的梯田装了摄像头，消费者可以在手机上看梯田耕种直

播。沈鸿文认为，如果每公斤收购价再提高一两元，农户种红米的积极性就会“越过摇摆点”，而这一两元要靠深加工提高附加值来实现。

目前，元阳县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加工车间已封顶，今年春节将上市深加工产品：红米酒、红米茶、红米饼干……“梯田只有这么大，要擦亮”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“这块金字招牌。”沈鸿文信心满满。

旅游开发坚持生态优先 让哈尼古歌唱出新韵

过去，从昆明开车去元阳、红河要六七个小时，梯田旅游受限。如今，一路串起红河、元阳的元蔓高速公路即将通车，元阳民用机场建设正快步推进，红河州南部旅游迎来新机遇。

地处红河县宝华镇的苏红古寨，位于撒玛坝梯田上方，现在每天都有上百人在这施工。

2016年，昆明一家公司与红河县签署协议：以文旅融合激活苏红古寨。公司现场负责人赵信松说：“高速公路和机场即将连通起撒玛坝梯田，机遇来敲门了。”

需要破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：梯田旅游该如何适度开发。比如，用水从何而来？山地污水处理怎么解决？梯田风貌如何保持？当地农民如何共享旅游发展红利？

正在适度开发的苏红古寨，秉持的是“植入融入”理念：所有建筑都落在原有宅基地上，保留村寨原本的水系、道路等，能修复的房屋不新建，新建的要遵循当地建筑样式风格。

“我们坚持保护优先，力促哈尼梯田可持续发展永续利用。梯田旅游开发首先要符合生态要求，这需要转变思路、创新机制。”红河州委书记姚国华说。

几年前，阿者科哈尼族传统建筑“蘑菇房”在逐渐减少，拆除后改建成了钢筋水泥大房子。如今，“蘑菇房”又变成了宝贝。

2018年6月起，元阳县和中山大学合作，推出“阿者科计划”，增强群众参与旅游发展的内生动力，努力实现旅游开发、群众受益和古寨保护共赢。团县委副书记王然玄被派来和中山大学团队一起，驻扎在阿者科，被村民称为“旅游村长”。

培训村民上岗接待游客，配合修缮传统民居，整改村内公厕环境，水碾房、织布机等老物件又活了……2018年9月，负责阿者科项目运营的公司成立，高烟苗任法人代表。接着，公司推出生态徒步、织染布、野菜采摘、哈尼家宴、磨豆腐、梯田捉鱼等17种体验活动，让游客

体验哈尼风情的山居生活。村里的老人轮流教游客纺线、织布，半个小时可赚30元。一些村民还为接待外国游客而学了英语。

“公司收益按三七开，三成用于公司运营，七成分给村民，激励他们耕种好梯田、保护好‘蘑菇房’。”高烟苗介绍。

中山大学学生许扬来阿者科村5个月了，她在公司负责团队接待、教村民使用电脑等工作。“刚来时，一些村民不善于与游客打交道，语言不通，有时还需要小学生做翻译。如今，他们纷纷加入带游客抓鱼、染布、摘野菜中来。”许扬说。

“村民变了，但村寨的风貌和味道没变。”王然玄说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在阿者科逐渐成为现实。

如今，高烟苗的“红稻农家”餐馆经营得有声有色，还在“蘑菇房”里辟出4个房间准备开民宿。他已拿定主意不再回煤矿干活。

“群众对梯田有感情，一有发展机会，大家都愿意回来。”朱文珍说。

为保护好哈尼梯田，红河州一手抓工程建设和环境整治，一手抓发展规划、文化传承等“软件”，着力挖掘整理、传承展示哈尼古歌、农耕技术、节日庆典、歌舞服饰、生态美食等。

得知自己又要去县上参加文艺排练，元阳县沙拉托乡经营民族服装的李木优赶紧把家里的活忙完。她打从小就爱唱哈尼歌，上山砍柴唱，打猪食也唱。

李木优和闺蜜罗们妹在乡上成立了一支业余文艺队，跳乐作舞，唱多声部民歌。文艺队现有6人，有歌厅的，也有开餐馆的，都是兴趣相投的姐妹。10多年前，她们曾经拉起过一支20多人的文艺队，后来，队员们陆续外出务工，文艺队就散了。现在，6个姐妹坚持每天排练两个小时。“我们被请去北京、杭州、成都表演，说明哈尼歌也能见大世面！”李木优鼓励大家。

眼下，李木优正在申报红河州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每周四最后一节课，她和罗们妹都会到沙拉托中心小学教孩子们唱哈尼歌、跳哈尼舞。

“探索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，我们兼顾经济与生态、开发与保护，让哈尼古歌唱出新韵。”姚国华说。

秋收后入冬，梯田放水休养，哈尼族群众也迎来传统佳节“十月年”。人们穿上盛装，载歌载舞欢庆。青山为台，白云报幕，悠长的哈尼古歌飘荡在无垠梯田上——

“冬天是春天的母亲，冬天老了，春天就长大了……”

“春天飞来白鹇鸟，把红米种子撒在梯田上，秧姑娘就出生了……”

图①：云南元阳县梯田稻鱼丰收。  
龙俊摄  
图②：云南红河县梯田里的赶鸭人。  
图③：元阳县梯田文化展演现场。  
图④：哈尼梯田秋韵怡人。  
本报通讯员 胡艳辉摄

本版责编：孔祥武 杨彦  
郭舒然 孙振  
版式设计：张丹峰

